



莊子註疏

五之六

仁13  
1606  
3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8 號	
第 3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音義曰崔云此遺形  
棄知以德實之驗也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卒  
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  
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為

篇首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少  
敵孔子

疏

若如也陪從  
王駘遊行

稟學門人多少  
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

者與夫子中分魯

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  
外志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

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徒中分魯  
國常季未達真趣是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

兀五忽及又音界李去則  
足曰兀案篆書九字相  
似王駘且至又音殆人  
姓名也



往實而歸若自得 疏弟子雖多曾無誦說立不教授坐

實腸而歸又解未學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無德亦為虛往之也 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

身形志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是

何人之疏王駘怪 而聚衆極多欲顯德

充之矣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

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疏宜丘呼王駘為文

是体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

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諮詢問道何况晚學之類

不如丘者乎請益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文神

依庸固其宜矣 具則体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

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

字內稟秉盛德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

猶恐未盡其道 遠矣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

與凡常之人 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疏然猶如是

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審運智用心 獨若何術常季不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 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 疏夫

舟潛遁薪指迂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

心冥造物與變化而迂移跡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

變所不能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 疏遺失

變者也

丘也... 丘也直後而

實當也應也

王况及李自勝也崔云

山巖出於澤之謂也

覆芳服之陸本又作陸

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審乎無假之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

遷任物之自遷靈心安審妙体真九既與道疏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命物之化以

為命而無怪迂聯寂故恒住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疏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仲尼曰其

其宗本者也常季曰何謂也疏方深難悟更請决疑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枯若之性殊疏夫物云云悉歸空

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附所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迢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異見之徒例

皆如是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是一也也夫曰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與而若然大觀

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曰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曰其所無而無之則

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入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虫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

彼者介若夫玄通混合之士曰天下以明天下無自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

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疏若夫玄道之士浩然大故能乘變化迁物而不懼觀太觀二儀萬物一指

一馬故能志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且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駟混同萬物冥一死生

豈於根塵之間而而遊心乎德之和都忘宜故無不任懷美惡之見邪

中知音響

曆或公作情也

衆妙去之又去衆妙之一

連五故及本亦作進下

同

重入去韻修倒梵生

苦

皆如是也

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是一也也夫曰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與而若然大觀

聖道作天以

物視物置相字下可見見

帶、或作綿也

說

莊子內篇德充五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疏既而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玉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

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取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蛻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履斷足如遺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王吾未見足以纓帶其心也一於死生均於彼我

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視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土者也常季

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駘未能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

善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得其心以基心嫌未能遺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

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也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尔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一儀之覆載

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辨其神履穿塞而不忤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美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直得也

得其常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

有意於招携而眾唯能止眾止動而為之則不疏唯能也唯止

自來歸漢者也能居眾物之止疏是水本凝湛

窮塞、極心也  
最、一復會及來會

燿、燿盛光也  
流不崔本作沫水

唯止水本性能止地止  
衆止鑑者也

三才 天地人

蒼旻人受天順圓  
也又足方云兩足  
踣之六方也

傍首生獸也

能止是留停鑑入衆止是物來歸照亦猶王駘独懷受命於地  
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爲衆歸聚也

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  
衆木之傑耳非能爲而得之也

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西實擊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  
季四序當保青全受氣自介非關情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  
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

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  
無貴於松柏人若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命蒼旻圓首

方定其類極多至如怒氣正真獨有虜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  
王駘合道其義亦余郭注曰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  
人者但人頭在上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

呼人爲上首呼木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  
下首草木也  
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幸自能正耳非  
爲正以正之

受讓者一禹

事簡又曰兵骨况  
其九地故謂之九軍

終

官主宰也 府藏

上玄能生道也非由用意幸率自然既能正已復能正  
物正已正物自利利他内外行圓各爲大聖虞舜既余  
王駘亦然而舜受讓  
人故爲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未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遺名

而無疏 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  
不任 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全縵之節內懷

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各位  
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生何况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

文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不體也 疏 綱維一儀曰官天地

矣勇士入軍直要各位猶能不顧身命忘生死而况  
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 寓六骸  
所謂 疏 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丁  
逆旅 疏 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

中寄精神於形內並置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疏象似

暫遇而已豈係之耶耳目非須耳目也知

光同塵似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與

耳目非須也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與

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疏一知智

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會能所無差故知

與不知通而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彼且擇目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

於其間哉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

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疏且而登昇通蓋不然乎

直置塵淡忘懷而會之也至人無心止彼且何肯以

水留鑿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物為事乎其恬漠

唯彼王駘真真合道虛假之物疏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為已務申

故全也

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疏名嘉鄭

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

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雖光

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

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

也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與

則者子產執政當塗榮花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

並行疏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耻見

形殘故預相檢約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出處子產形骸舍而出  
仕出也由徒兀者不得  
在也

迹事理也亦也

且子余又

假八古難及徐音還謹

一曰八字句下

且無也

會德也

有言都米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且子見執政而不

同肅公孫見其如此故質而問之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疏違避也

異塗貴賤殊致我秉朝政便為貴人汝乃卑申徒嘉曰

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已也

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疏先生泊

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後人者也笑其矜悅在疏汝猶悅榮華矜誇政事推

何名學道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又與賢人

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

也亦猶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

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辱忘

子乃自矜深乖妙旨而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德與

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若其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及耶言不自顧省而欲輕

計子之德故不足疏又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

以補形殘之過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

善子雖有德何足在言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

以德補殘未平復也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

者衆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為過自以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愆不

為應死者少也疏合當亡如此之人世間甚多不顯過



狀將罪歸已謂已之過不合存生如此之人知不可奈何

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殺伐於義亦然者也知不可奈何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疏 若順也夫妻實形殘

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

羿也自不遺身志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

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

在命耳而區區者各言所遇而不知命之自介故免乎

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依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

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

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季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

取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介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非自

然而失疏 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

者也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間焉獸罕

獲免者偶然得免乃聞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

遺形志智皆由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遺羿之工

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者衆矣**皆不知命而 **我佛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

有斯笑矣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又**遺形故廢向者

知命也 **不知先生之洗**復常

**我以善邪**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門入於

之怒而 **疏**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 **不知先生之洗**

復常 **疏**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 **疏**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門入於

虛室處，弄忿怒，又覆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是我之性自及，復進退尋貴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中徒喪。吾與夫子遊十九季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志形故也

疏 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穿陰陽之妙要極。今子與至理之精微，既其遺，知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事也。而索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事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子產然改

容，更顏曰子無乃稱。其多言也。疏 楚然驚駭，顏也。子產物先既被譏，嫌方懷驚悚，改容誇之貌。曾有兀者，叔山

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無趾踵見仲丘。踵類也。殘兀之人居 疏 叔山字也。踵類也。殘兀之人居

接踵類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目以為其名也。仲丘曰：子不謹前，既犯憲細，前

矣，雖今來何及矣。疏 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細，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

請益何。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

於內而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務謹任其自生斯務

明支形骸者，逆旅也。全疏 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也。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

也。

身任務作粉

粉

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意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

而未足以終其生也而汝矣故物為焉則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責其不謹不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一儀固當弘普不奔寧知

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疏仲尼所陳不

請學務其全生問深足成鄙陋也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聞所聞而出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

全其無為也情實多慙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擡座久處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芻狗、仲尼之所說也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也全德者生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寔全生補其

生便忘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勉之焉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疏賓賓恭敬貌

人實理極妙忘言絕學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行聖跡賓賓勸敬問禮老君以汝梯量故知其未如至

人也學子何為者也彼且蘄以誠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

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學其常然者也舍已効久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汝老君也

効學也

彼指孔子也

直

常之所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礼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礼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疏斷求也諛說猶寄譎也在手曰為已之桎梏也矣 疏 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枷鎖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跡所學音論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体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已枷鎖也 老

眇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真理冥之真其無跡 疏 無跡前見仲尼談論於仁義混同生死齊是非條貫既斷 無跡曰天刑則是帝之懸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梏也

之安可解 今仲尼非不真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 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究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自有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

彼迹也

商周 宋國之祖雅雅

駟馬之遺言平下懸也

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 疏 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 舜刪詩書定礼条穿陳蔡困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耻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且也是以陳跡既興與疵響斯起欲不用弊言可得乎故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焉曰哀駟化 思醜 疏 思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為物所歸而哀駟是醜貌也

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妻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疏 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丈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駟才全德滿為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羨其才德竟請為其勝妾十數未正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疏

滅跡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

而已未嘗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明物不由推勢而往疏

君者必能救過宥罪恤死護生駘佗穿為匹夫位無聚

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也

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疏夫儲積倉粟招迎士衆歸

聚祿何以致人明又以其駭天下明不以形疏駘佗形

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非招而疏壁南谷之

心既不以言說招弄知不出乎四域不復思疏域分也

智寧性任真未曾復思且而雌雄合乎前志心遺

靈

獸不亂群入鳥不亂雌雄禽獸之類也丈夫全之疏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

行而為萬物之林藪物無畏人之慮故鳥一無權勢疏二無利祿

與獸且群聚於前也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

駘他為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駘佗固異於

常人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疏既

有異故命召者之形容醜陋果驚駭於天下共其同處

不過三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本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委人以

疏日月既久清鍊於深是以共處一季情相委信而國

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電厚不足 以驚其神 疏 悶然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

意於榮華故同波世 泡若而辭人辭 亦辭 疏 泡若者是無的

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卒也若無與余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疏 醜也卒終也幾何能項

謙稱也既見良人汎然虛淡中心愧醜恋慕殷勤終

欲與之國政屈為鄉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

宰實懷憂恤憂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

無歡余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

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少

有人孔子問言也

良人駭也

恍恍離也

作聯音錄

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介不得類焉介以才德

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

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

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

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同其志矣

疏 哀公陳已心跡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辭以答哀

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

駒目之頃少時之間弃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

以為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

捨而去駘佗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

疏 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

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駘佗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

妻ハ所甲及 天子八妻  
諸侯六丈夫四士三

者其人之尋也不以異資者無武也異將安施則者

之履無為愛之所愛履者為足故也皆無其本矣異履者以足武為本疏

異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肩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隨陣而死及其葬且不用異資是知異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則履無所用無武則異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

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為天子之諸御不以躬

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其形疏武帝王

擇御女穿耳前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停於外形全猶

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此重舉譬以况全才也形全猶

足以為不採擇媚御及燕介新婚之本以形好為意者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負女之

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官一官中心也

操也而况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疏亦然也夫形之全具

而况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今哀駘佗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投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疏文親由積敬信籍言顯今駘佗未至言說而

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也哀公曰

何謂才全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仲丘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

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

非其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也所遇適在於是

莊子內篇德充符

十三

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  
 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 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  
 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  
 去安排任死所遇斯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德然此  
 則仲尼答哀 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  
 才全者隨所 遇而任之 而不知規乎其始者也 夫始非知之能  
 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  
 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也往吾奈之何哉  
 疏 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捨晝夜一前一  
 後又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  
 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 故不足以滑和 苟知性命  
 變化則無往而不道遙也

公徒外支。卻去送支

雖死生穿達千變萬化 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 滑亂也雖事變命遷而隨  
 中和之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定者  
 道也 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 使之和  
 疏 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墜意豈復關心哉 使之和  
 疎通而不失於允 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 允備  
 體穿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泰中心逸 使日夜無卻  
 豫經涉夷險允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卻  
 泯然常 卻間也驗它流轉日夜不 而與物為春 群生  
 任之 疏 停心心相係亦無間奪也 之所  
 賴 慈照有生息靈動植 是接物而生時乎心者也 順  
 也 疏 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物而生時乎心者也 四  
 時而 疏 是者指非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  
 俱化 長萬物應起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十五



之謂才全疏

摠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疏

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

更發問庶

孔子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盛於止水也

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曰人莫鑒於流水而其可以必鑒於止水此舉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

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內保其明外無

為

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

疏

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木

故能全其平而行其德也

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

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轍工人洞鑒好醜也故下

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况至人冥真合道和光和

物摸楷蒼生動而常寂故

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物得以和

謂之疏

夫成於度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

德也

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

而我不喪者方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無事不成無物

可以謂之德也

形也是以天下

條推而不厭

疏

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切作造化

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

推而不厭斯物不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聞意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

骸志貴

疏

姓閔名損字子騫宜居門人在四科之數甚

賤也

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他日也南面君位也

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細紀憂於非庶養有教誨恐

聞音目事易字支  
脈市較及又音看

德之義，曾侯解悟，方覺前非，至通，息死之言，更成虛約，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隨支，體黜，聰明遺尊，志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己形如隙影，支仲尼以全道，德礼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美，一至於斯。

其脰肩肩，夔夔，大癩，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醜，行脰脰也，謂支，體拆裂，

偃僂殘病，復無脰也，言無脰名也，卷盆也，脰，頭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腫而行，瘠瘦之病，大如盆，夔，此二人者，穿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羨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之頸，齷小，而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

人，聖人也。  
有欲於無欲，貴人德也。  
無欲於無欲，聖人德也。

於逆物，則疏。大癩支離，道德長遠，遂人，不忘其所忘，而

志其所不忘，此謂誠志。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

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疏，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

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志形而，故聖人有所

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放

遊，無不至者，才德全也。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

域也。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莛，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

事，九類有之，大聖，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

慈救，同塵，順物也。

三清八日，星也

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 疏惡何也至人

何用智惠不散亂厥斷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歿孽謀

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買祗為和光利物是故有之者言自然 疏實食也食

也 四者天籟也天籟者天食也言自然 疏稟也天自

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既受食於天又惡

學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究難或明我

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免或

而免或思而不免此皆非我也 又奚為哉任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

之而自至也 疏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

人之形視其形 無入之情掘若補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

人之形類聚群分 疏和光混跡

非之情慮 有入之形故群於人自然之道 疏群聚世間

此解有 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 疏譬

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 耻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之於物也

有是非此解無入之情故也 形貌 疏彼

也 若人 疏屬係也跡闕器俗形係入群與物不 警乎大

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在無不在者有情 疏警

大貌也警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 惠子

故歎羨木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入之情也 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入之形無入之情惠

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

攝其要

故云然若無情智何名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疏若無情智何名進責之辭若無情智何名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若無情智何名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若無情智何名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若無情智何名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若無情智何名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若無情智何名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若無情智何名聾瞽及雞鳴狗吠豈若無情智何名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若無情智何名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若無情智何名闕之萬物及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若無情智何名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若無情智何名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自來若無情智何名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來行豈百骸無定若無情智何名向形貌無若無情智何名疏若無情智何名惡何也通虛之道為之相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若無情智何名疏若無情智何名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之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若無情智何名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若無情智何名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疏既名為入理懷情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未解形貌之非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有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耳情將安寄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任當而直前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而內理其身者也亦何則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常且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自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於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未明生之自足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若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不資益生道何得有之身乎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生理之自足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疏道與形

已足但當任之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極足以傷

身以其生疏還將益以今子外乎子神勞乎子之精倚

樹而吟擗槁梧而瞑支神不存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

倚樹而吟坐則擗梧而疏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遺筌

晦言有情者之自困也疏踈眈內名理疎外神識勞苦

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息而瞑者也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擗梧且吟且睡此

生而況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疏選授也鳴言

他哉者形良也

筌蹄充譽也

真音賦

他

道授與汝形大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

而子稟性聰明辨拆明理執持已德炫耀衆人亦何異

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

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

今子介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今于公人... 計其言而無其實... 而于其對... 雖與...

新註云  
。大宗師者道也猶靈  
法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音義曰崔云遺形虛生  
當大宗此法也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  
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  
人事有盡者故曰人所  
為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忘形契外會內  
之極可以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也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  
所宗而師者無心者也

玄英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  
自然也則內放其身

外冥於物與象玄同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  
任之而無不至者也  
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  
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提脚行

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  
余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  
物浩然太觀與象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

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  
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

○五符東泰山南衡山西  
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四鎮者四方除五岳中  
央也  
○四續者江河淮濟  
○口義曰人事盡而天  
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設  
設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  
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  
威也此數語甚正

○口義曰人事盡而天  
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設  
設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  
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  
威也此數語甚正

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也。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疏。雲行兩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擲乃天生。知人之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幸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看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

因

口義 雖欲言而  
下此一轉。亦妙。知有所待。而後當。想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有所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不也。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

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牽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進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用。則一体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而疏。人之所為。謂四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疏。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目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復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太折能如是者。可。雖然有患。任天之無患者也。疏。知雖謂知之。感羨者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無不可。故必有待。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無不可。故必有待。

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  
以為實於天又必求而  
得若以爲實於人又有未  
而不得者此所謂詭知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辭知  
壽夭不貳莫非論也而又  
目論論者不立乎若蓋之  
不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  
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  
此等處當于細玩味必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  
道者也

也者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有待則疏夫知必無定也疏夫知必  
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  
能所及絕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  
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自  
然者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  
自然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  
耳天之與人理既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  
庸之流詭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且自稱此則混合人夫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  
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疏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  
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何謂真人疏假設疑問  
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口義云雄誇也士事也  
如東山詩曰然行枚

口義云過而弗悔者過失  
也猶令目躐過也當而  
不自待者當當也鑽今  
目恰好也  
口義云此章兩若然者此  
是在于勢也

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疏寡少也引古御  
懷任物大須群不足所須者衆矣不雄成不特其成疏爲而不特  
微少曾不逆忤者也不雄成而處物先疏長而不宰  
豈雄摠成績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疏虛夷忘  
欲處物先那謀事非謀謀以致之者也疏淡士衆  
自取非開運謀事非謀謀以致之者也疏淡士衆  
謀謨招致故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而無過耳非以疏天取已過曾無悔憾之心分若然者  
得失經心者也命儼當不以自得爲義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  
也若此言失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  
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  
逃熱也死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  
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

魚



其覺口義云與排為辯而不以心聞也

凡人自睡出善睡息自靜底出也

口義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龜兔是也

喉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為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嗟

喉

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疏慄懼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豫意於所遇哉 疏慄懼也濡濕也登屏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不二躄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以為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有此功能屏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無意也 其覺無憂 當所遇 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而安也 疏 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竟悟常適而無 其食不甘 理當 混迹人間同塵食不憂也 其食不甘 疏 混迹人間同塵食不憂也 其息深 乃在根本 疏 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亦復徐遲脚踵中 衆人之息以唯屈服者其嗟言若哇氣不 嗟喉也哇碍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平暢 疏 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抑起伏氣不

音益郭音厄咽喉也。哇攝嬌及徐胡卦反音哇維一音於佳反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簡文云哇嘔也

脩然音秉本文作脩然音叔郭與又及李真意向云脩然自然無心而自來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真司馬云儻然自李同口義或問趙子曰和尚曰儻後詢那裏去曰曰火燒過后成一株筆草是不承其所終也

調和咽喉嗟之 中恒如哇碍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也 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疏 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與化為 疏 氣聚而生生為我散而死死為我 變化故不以 其出不訢其入不趾 泰然而 疏 收應出生 悅惡存懷 有意於趾講耶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 寄之至來而不難 疏 脩然無係自也脩然独化任理遨遊魚復者也 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末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忘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帶著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於平所遇斯適也

口義云受其形也復較也全而後之五取所係念也故忘而復之也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

疏

喜所遇之而無不適也

於識乃

疏

是之謂之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是之謂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

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疏是謂者指行前文惣結

指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疏其旨也指弃也言上來

智惠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弃虛通之道亦不用

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安為志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

云強行其容寂雖行而無其額額大於額額也額

者有志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

亦乃威容閑雅相負端嚴日角月弦即斯類也

夫駭道愈變

秋為威也

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

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温嚴

之自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

意稅同素秋之降霜本無情於義殺似青春之生育寧

有意於仁惠是以噴如雷震喜若萃敷覆載合乎二義

喜怒通乎四序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口義云聖人無心而喜

從四敗之春秋也

秋殺物非

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

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

之自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

意稅同素秋之降霜本無情於義殺似青春之生育寧

有意於仁惠是以噴如雷震喜若萃敷覆載合乎二義

喜怒通乎四序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復之

不由

天是之謂真人

則天理滅矣

指道助天

智惠忘生

若然者其心志

云強行其容寂

亦乃威容閑雅

夫駭道愈變

秋為威也

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

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

之自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

意稅同素秋之降霜本無情於義殺似青春之生育寧

有意於仁惠是以噴如雷震喜若萃敷覆載合乎二義

喜怒通乎四序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口義云用兵毒天下也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

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

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

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

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

利澤

口義云故樂以下教句  
詭謂聖賢以形容真人  
之不可及

謝

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溥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也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收乃施故樂通物非聖  
乎万世而無窮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夫懸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  
莫之塞而物自通疏不送豈有情哉太聖應抗其  
義亦冷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  
故知域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疏至仁無親親天收非賢也收天者未若忘收疏占玄  
則非至仁也而自合之賢也象之  
虧盈候天收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太賢者也  
塗而就利遠害則疏未能穿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  
傷德而累當矣封執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  
君子師之乎行名告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物之乎疏

口義云此狐不借等教人  
考皆遺託訓以為優於人  
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  
三適

矯行求名失其已性此乃亡身不真非殺人也  
流俗之人非為道之士以從物受復多矣安能復人乎  
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若狐不  
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殺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  
之賢人又云堯收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  
收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收人餽菜養性好鼓琴湯讓天  
下不受自負石沉於盧水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  
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葦西作  
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拒馬而諫武  
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湯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  
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  
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

卷之六 內篇大宗師

五

不從決眼而死屍沉於江姓紀名他湯眈逆人也聞湯讓務光忍及乎已遂將弟子潛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聾之因以蹄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元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它駭使何能復入悅樂衆人之耳自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

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 疏 狀迹也義且也降迹同世隨物而非朋黨 所宜而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美 冲虛無餘如不足者也下之 疏 韜晦

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沈 與平其触而不堅 常遊

然自得故無所稟羨者也 志貞 與平其触而不堅 於独

而非 疏 解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 振平其

固 疏 邀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振平其

虛而不華也 曠然無懷 疏 振廣大自也靈府寬閑與

乃至於實 疏 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

不浮 邴邴乎其似喜平 至人無喜暢然 疏 邴邴喜自也

華 邴邴乎其似喜平 和適故似喜也 疏 隨變任化所

遇斯適實忘喜怒 崔平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常居 疏

故云似喜者也 崔平其不得已乎 必然之極耳 疏

後動非開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澹乎進我色

不以物 傷已也 疏 澹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澹聚群

也 傷已也 疏 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

神色終無 與平止我惠也 無所 疏 虽復應動隨世挾物

減損者也 與平止我惠也 趨也 疏 追杭而恒容與無為

住於真惠所謂 厲乎其似世乎 至人無厲與世 疏 厲

厲如字崔本作厲云苞羅者廣也

動而常寂者也 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

孔子之困國人文王之拘姜里魚遭危危不廢無為之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表李曰迎也

音孤

費至人惠而不費

德

厲如字崔本作厲云苞羅者廣也

五羔反五劄反余遂自

五羔反五劄反余遂自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悅 王本多或作克 居臣貞王云廢忘也

循

制連平其似好開也 綿邈深遠莫見其門者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 長良

也 絕孰見其門昏默音聲 悅乎忘其言也 不識不知而天

也 似如開閉不聲見人也 疏 恍無心自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

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自利利他內外德

行從此以下明真人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 **以禮為翼** 非我為

利物為政之方也 禮者世之所以 **疏** 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 **以知為取** 知

自行耳非我制 以禮系為駟物之羽儀 **以知為取** 者

敗之動 **以德為循** 德者彼所循非我作 **疏** 循須也用智照稅不

非我唱 須物情以前累標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殺故雖殺

此以下解款也 而 **疏** 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休者以殺止殺殺一懲

寬 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而礼型不遺死者庸 之禮也

循 循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項世之所行 **疏** 禮忠信

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礼勿言人而

無礼胡不遺死是故礼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

行於世 **以知為取者也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

者也 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兼百流

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取世之知委必然之事

付之天 **疏** 隨祝感以接助運至知以應取理無可視聽

下而已 然無懷付之郡智居必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聖人上其以云

**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

者至於本也本 各有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

至而理盡也 **疏** 分止分而足須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至而理盡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

則雖處萬杭之極而常閑服自適忽然不竟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

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

止若谷神境智同忘虛心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

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泠水之上

疑淡窮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也

故其好之也

其弗好之也

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其一也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也既而凡聖不一

故不一皆一之

其一與天為徒

無存而不

其一不一與

入為徒

彼彼而我

疏同天人齊萬致與玄天而為類也

我者人也

彼彼而我

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口義云自然之達也

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也既而凡聖不一

故不一皆一之

其一與天為徒

無存而不

其一不一與

入為徒

彼彼而我

疏同天人齊萬致與玄天而為類也

我者人也

彼彼而我

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

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

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然論之咸既空寂若使天勝

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真

憤實也見台義

其人不至也

夫至人者

動若行雲

止若虛谷

神境智同

忘虛心妄

應豈有懷

於為物情

係於

生實謂聖

人勤行不

怠詎知泠

水之上

疑淡窮然

故文云孰

肯以物為

事也

故其好之

也

其弗好之

也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亦遺蕩於

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取處須與變俱往而飲生思死  
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籍也矣

彼恃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卓者独化之謂也夫天相

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

以至者独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宗暑之節

猶不敢惡隨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於玄冥之境又

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独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旻而独以天為

道窮冥之鄉独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人時以有君

關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夫自

然之不可避豈疏愈猶勝也其真則独化者也人独以

直君命而已哉疏君王為勝已尊貴尚殫身致命不

有避而况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

從須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

餘而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

相忘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澍鱗鱗

困若共處陸地賴尾曝曬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思

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

物各逍遙鷄犬聲豈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

理生教聖跡斯起矜整覺以為仁蹠跛以為義父子兄

弟懷情相欺聖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

失水所以响濕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非榮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者也故至足者忘善惡遺

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

矣也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耳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

復桀庸主故譽堯善

不足者謂法也有餘者謂  
深水也

斃斃用力之自  
與岐矜時之負

尸義不欲見自得處無  
桀亦無善元廢亦無惡元  
善亦死惡亦死亦無善  
於此不着兩忘而付之自  
然且化也以道

佛家曰是法平等若有  
高

而非禁惡為戒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與自茲為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非是非非遺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啣濡聖跡同焉而語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

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皆我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收閑逸死滅還無理負

傍憊四者皆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惛惛也

**固矣**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

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

天地萬物無取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

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

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我也非復今我也我與今

俱往豈常來哉哉而世莫之覺橫疏夜半聞真以譬真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疏理玄遠也有力者

造化也夫藏舟於海正合其巨隱山岳於澤中謂

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

几感之徒心靈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敬然豈

**大有宜猶有所遊**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雖兵連及山而聚

口義云道也

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



其且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正疏遊變化也藏舟其遊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於岳藏山於澤此藏天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真與化無不一故無死無內無死無生於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遊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情非一曲之小意**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真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而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適之有哉此乃疑寂之人物運大道之真情豈流俗**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

曰義云善大者始終者道物也善能也言造物也猶效法之况道乎

曰義云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

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為人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疏**特獨也犯遇也寧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疏**夫大治洪鈺陶鏤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人形者其貌類無**故聖**寧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萬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改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遊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

**耶**善大善老善始善終人猶**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

**者耳未能解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

所謂大宗師也

口義云前經不說道字致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

口義云自本自根推原其始始排眾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收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

化之所得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疏係屬也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季之中下生之內從容平淡雖有欣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強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故效之而况混同萬物真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疏明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

洞照有情也趣視若響有信也恬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宅之莫能

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

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同存

明無不待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味兆大道

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

天地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神帝而鬼神自神斯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

言大道能神於鬼神神於

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義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不生之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神得一以靈也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至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裡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以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口義云鬼造化之迹也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同道而存有故曰生天地也

太易太始太初太素合曰太極也

自是以下皆言得之者業得之於道也

口義云自稱章氏而下有十二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知此也望天地猶言整耳乾坤也氣母元氣也

知手若結及邪世係及言西云聖也得大地要也崔履

鄭玄注周礼云終古猶言常也

感它得至差也崔本作代

疏太極五氣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

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夏

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許豈是字音不狶韋氏得之以擊

天地疏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号也得盛通之道

言能混同萬物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疏伏犧三皇也

符合二義者也能伏牛乘馬

於至道故歷於終始養伏犧性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維持天地心無差感道也為之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命元氣

得終始照臨竟維斗得之終古不息疏謂之維斗維斗北斗也為衆星細維故

無体息者也堪坏得之以襲崑崙疏崑崙山名也在

馮夷司馬云清冷傳云八月庚子浴於河西宛一云渡河灑死

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矣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提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

仙大川黃河也天帝賜馮夷為河伯故游處孟津大

川之中也肩吾得之以處太山疏有吾神名也得道故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

山之下昇成有龍垂於昇以迎帝帝

遂將郡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曰顯頊得之以處玄宮

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顯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石

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為昇能召四

海之神有靈異黍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愚強得之立

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故也平北極愚強水神名也亦曰愚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

與顯頊並軒轅之胤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

水神水位北極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聖明王母遣使獻王環漢武帝收獻青桃顏容十六七之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跡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祖善養生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為復伯木彭豕韋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曰道所以長季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傳說得之八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得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者也夫姓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

十八史注傳在涿州

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

疏武丁殷王名也号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岩板築之所也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星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季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疏葵當為葵字之誤猶人間世篇中南郭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壯既異凡人其故子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疏蒼云葦道故得全生是南伯子綦曰道可得學耶疏以死還童色如稚子

在二內篇六卷

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  
懷慕故詢其方術者  
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  
形色外彰子綦見有容  
貞飲然請學嫌其所問  
故抑謂非其人之也  
夫上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疏  
上梁姬姓也倚名也  
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  
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  
而無內凝之道女

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  
各滯一  
吾欲以教之庶  
辺未為通義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易  
謂動修輒言  
卒尔心

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湯  
矣吾猶守而告之疏  
庶慕也允近也果决也夫上士聳  
道猶藉勤行若不勒行道無由致

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决成聖人若其不  
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

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况在初學無容懈怠假  
令口說身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遺也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  
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

靜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  
萬境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者朝夕所須  
疏天下萬境  
切已難忘也  
疎疎遠所以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也  
都遺  
疏隨體離形坐忘  
我喪運心既久

遺遺漸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思死  
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

深也  
見耗而作斯  
朝徹者也  
疏朝且也  
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

朝徹者也  
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 然妙絕言

家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見獨而後

能無古今與獨 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

無古今會也夫收有古今之異法有生之殊者此

法亦不丟不來無死無生者會斯理者其唯女媧之次也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疏 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

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其為物無不將也

飲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任其

故無不迎也任其自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極濟

生滅是以迎無窮之無不毀也 任其自毀 無不成也任

自成故疏 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其名為櫻寧 夫與物

始不寧也疏 櫻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故道濟

櫻而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物繁而獨不繁則敗

不曲疏 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疏 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六約教後三提理並是日聞諸副墨之子疏 諸之也副

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日聞諸副墨之子疏 諸之也副

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日聞諸副墨之子疏 諸之也副

櫻入休於官及崔云有

江云  
誦也者洛無所不運也

言乃無及至云許與也復  
而保之无所施與也

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  
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  
文字得  
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疏  
臨本謂之副墨子  
文謂之洛誦初既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疏  
瞻視也亦至也誦誦精熟功  
勞極矣漸見至理靈府分明瞻

明聞之聶許疏  
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稍深  
因教悟理心生歡悅私言許當附耳竊

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  
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聶許聞之需役疏  
需煩也  
役用也

行也雖後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  
遵循勒行勿怠懈也而不行道無由致  
於誣疏  
誣謂誣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  
遂使盛惠顯彰誣誣滿路者也

於誣聞之  
音於之誣字

李去強名曰女禰之宜然  
朝云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李去參高也高遠象曠  
不可名也

疑李去又疑無是始則  
始非無名也

口義云去參無名始則  
始是無始之始

玄真  
玄真者所以名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真者幽寂之  
階虛極以至玄真聞之參冥  
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  
無於名表故雖玄真猶

未極而又推寄於參  
參三也參絕也一者絕有二者  
參亦是玄之又玄也絕無  
二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二  
絕也夫玄真之境雖妙未極

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夫自然之  
理有積習參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  
理有積習

而成者蓋階迤以至遠  
粗以至精故乃七  
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疏始本也  
夫道起

此四句雖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  
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  
意亦難得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  
本疑名為本亦無的所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  
子祀子

與子利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利子來  
與子利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疏子

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叙莫逆於虛玄述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死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首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遠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飲惠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疏目擊道存故相

理故莫逆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既病溘於心也

而行不華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疏偉

於方外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摩縮不用之良也夫洪鈺木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爲拘摩之疾以此而言無

非命也子輿達子祀詩也曲倭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臍肩高於

頂句頂惟本作釘其形似豎言其高也疏偃倭曲腰背脊骨空

故藏臍並在上頭低則願隱於臍臍則肩高於頂而咽頂也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

遭斯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爲疏死生猶爲一體疾患豈疾篤患者也復槃懷故雖曲倭拘拘

而心神閑逸跡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疏躡躡曳疾自言曳

即見已自遂使發傷差尋夫大道自然造物拘等豈偏於我獨此拘牽欲顯明物理故竅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曰亡予何惡

見其嗟嘆故有敬焉疑

口義云跡躡扶曳而行之

口義云句發聲也

口義云句發聲也

口義云句發聲也

口義云句發聲也

口義云句發聲也

句俱對及徐君侯及徐君  
雅俗又徒顧及郭奴徒受  
口義云句發聲也  
捕天露頂也



口義曰假使也此一段最奇以漫假二字使自奇持言假使造物者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持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元好惡之意樂軒嘗云莊子二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三注太全陸氏云云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又李良一云以神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尾神則輪之者也故以尾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

疏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取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

求鴉多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

之豈更加焉哉浸漸也夫斃化合變則無疏假令陰陽

化我左右兩臂為鷄為彈彈則求於鴉鳥鷄則夜猴天

敗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清而變化乘輪

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且夫得者取也當所遇之

得亦於何而不適於也取不動停頃往安取而慮須哀樂不能

入也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得取應生也勃然

須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須忘取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且夫物不勝天又矣五尺何惡焉天不能無畫

死生而疏玄夫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訖俄頃之間子子

利往問之曰化避無祖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

能驚懼是也也

掛雀不作輶音祖案祖證也鄭氏注周礼老工証不能驚懼是也

也

亦宜無為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

祖之也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边正

欲變化不欲驚懼也倚其尸與之謂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虫臂乎疏又復也

通往也倚尸觀化與之而語欲彼大造弘普無私偶亦

為人忽然退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

藏為鼠之肝或化四肢為虫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遠

能遠陰陽之變而疏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

距晝夜之節者也辭也夫孝子侍親前駟馳唯命况

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遠親之

彼近吾死而我

不

聽我則得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

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

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者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念我近死我恐其死而不聽

郭注云以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此重引前

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釈文意不異前首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必為鑄錐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

鼠肝向云委棄至  
表而已王六取微  
蔑至賤臂亦作  
腸

得本作押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押抵也

得本作押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押抵也

聽我則得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

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

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者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念我近死我恐其死而不聽

郭注云以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釈文意不異前首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必為鑄錐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哉哉生非故為取自生耳務而有之疏祥善也犯遇也鎮鄒古之良劍名也音不亦妄乎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鎮鄒因各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鎮鄒夫洪鈔太冶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鈔中之金勿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亦猶自然太冶彫刻衆形再獸魚鳥種種皆作偶象為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耳解則無不疏夫用一儀造化一為鈔冶陶鑄群物鑄鍛養生可也疏薄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成然森邁然覺寤寐自若不以疏成然是不可也疏解良

貞邁然是驚喜之自寐寤也以譬於死也覺是悟也以况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矣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道遙此惣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子桑戶孟子琴張三人相

義云相與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與無相與而為也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体天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裡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者至矣若乃役其心志以斷手足運其腹臆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休者無愛為於疏此三人並方外之士真於變化一於死生其間也疏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學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朕百体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緣於親疎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

口義云撓挑踊躍之意  
無極無止也

口義云莫然冲蓬無有  
自

而相與周旋於無為為猶轉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而小許亮二反

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極無所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季

實將造物而究轉者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

所穿疏終窅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竟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若然者豈友哉蓋窮明至疏得

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通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莫然有問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疏莫無也

視寂然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而吊仍令供給喪事將起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

系曾無感容所謂相忘以庄方外至也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

及其真而我猶為人倚於宣及辭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露死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

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

還空寂便是飯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子貢趨而

未還棄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倚歎者也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礼乎疏方內之礼貴在節文隣里

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礼乎子貢恠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乎知礼意夫知礼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是惡乎知礼意子孫情而直往者也若乃於乎名聲牽

平形則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  
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真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  
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麗跡未契妙本如是  
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  
為方外所對故其宜矣  
子貢及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歸尸而散顏色不變無以余

之彼何人者耶疏  
命名也子貢使遠具告居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已德行無有禮

儀而忘外形体混向生死臨喪歌樂  
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名之  
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

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外者也故聖人常  
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強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

且義云死有言死德行也

統總

俯仰萬物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  
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夫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  
絕之所宗以釈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  
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  
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迹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  
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三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跡所拘故遊  
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余世太儒行裁非之義服

節文之禮鏡意哀樂之中遊心  
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

吊之丘則陋矣  
夫吊者方內之近事也  
疏  
云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

而論不相及速用區中之俗禮吊方  
外之高人焉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

為人賦萬物之混同 遊乎一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疣之自

附此氣之敗 以死為決疣潰痂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聚非所樂也 疏彼三子賦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

生譬疣贅附懸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痂潰潰非

所情之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

者也 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疣贅痂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

死跡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 疏水火金木異物

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同體

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同體

共成一身是知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疏既

形體由來虛偽 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於臍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 疏端

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

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 隨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

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

拱默而巳所謂塵垢 疏芒然無知之自也彷徨逍遙皆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

於塵累之表逆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所

口義云憤乃然自辱之貞觀音實不也

王兩及說文蒼頡篇音亂也

右亂及亦也

竟

口義云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即方內耶

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

斯極方內之極也

口義云吾與汝共之着欲與之言方外之樂

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疏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垢卑目非方外之冥物也清高虛淡安非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莫之哉疏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裕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聖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親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所不赦者也夫聖跡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惠光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極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聖人已恒自存外也疏夫夫子

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跡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藁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疏方猶道也問跡混域中心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疏

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畧標義端次下解釈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疏

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夫江湖海皆名天池魚在太水之中穿穴泥沙以自資養共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安樂也相忘者天

口義云其方謂其欲也

曰義云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  
江甫云畸人居宜反司焉  
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關  
於禮教也李其宜反云奇  
異也

下莫不然也至人  
**疏**此結叙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  
常足故常忘也  
**疏**相忘道術內充備愛斯絕豈與大

何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  
尸而歌其義亦余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  
謂方外而

不耦於俗者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疎外形  
又安在之  
**疏**体非異人倫不耦於俗敢問此人其道

如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者  
何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

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  
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  
**疏**子貢也侔者等也

因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  
季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  
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

君子  
**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乖道背德為小人也  
是以  
矣  
**疏**行斃斃之仁用踉蹌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

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  
曰畸人實天人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

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滅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体無

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君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  
其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戚聲不哀慟三者既無

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  
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其名者乎回  
**疏**魯國觀其禮而  
**疏**蓋者發語之辭

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戚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迹  
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

見孫才遂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

生疑怪也  
之理應

續者碎也其家剪以喻我  
內心也經如環刃付類於  
付胸也何標表之義也

曰義云常也



內外之宜者動而以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穿哀樂之本天行非知之匹也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唯簡之而不得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邪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變意而任之自化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若化為物不遠疏懷也先生也後死也若煩也既於死生故以待其所不知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猶乃忘其所知之化已乎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疏不知

生

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况且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從不如止而勿為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之敗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疏方今正化為人安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且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俱當吾特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依憑也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疏夢是昏睡之敗覺是了知之且仲尼顏子猶拘名且彼教為昏於大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疏彼之孟孫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疏冥於變化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它君也且生也死

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者  
替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  
目無情死情實也

且宅並如字王云且暮  
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  
恒宅上冊未及下階祭  
反云敬備之只佳本作朝  
名題也

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散之變

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新耳其情疏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

不以為死疏宅舍日新耳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累

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夫常覺者無

也故人哭亦哭正孟孫冥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

自是其所宜也疏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頌物之宜

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

無逆故人哭亦哭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

無憂故哭而不哀疏何所失若以保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塵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弥貫

也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

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攸何

也且汝夢為鳥而勵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則焉知今者之非

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疏勵至也且為

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取而足惜也疏勵至也且為

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

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

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辨為是夢中而說乎夫

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

亦可造適不及矣獸笑不及排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

謂也夫禮哭必哀獸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造

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疏至

也獸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

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

孟子

卷之六

三

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  
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式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

哭不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軌吾而與化俱去  
同耳 疏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式道

也  
○意而子且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也 疏

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  
武問云帝堯太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敬授資濟

之術幸請  
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

非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  
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頂

己身服行亦須明言示物此  
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軼疏

口義云為助語也軼亦助  
語也奚來為何以來

口義云點汝則汝點汚汝  
惟言汝被他教壞了

而汝也奚何也軌語助也堯將教述  
刑官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黜汝以

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 言其將以刑教自駢殘而不能 疏 黜斲額也

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  
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黜躬拘束性情如何

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任適  
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

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 疏 我雖遭此駢殘  
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而庶幾之心靡

督不復敢當心路  
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平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平青黃黼黻之觀疏 盲者有  
本作眇 眼睛而

口義云藩者藩籬也言我  
不敢求其堂與且願至於  
其藩之側

朕毛句目童子又幾微謂  
兆謂之朕

口義云無性古之善者也  
攝梁古之尊者也言汝能  
有道而化我使善者不知  
其善知者不知其知去故  
言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  
故曰皆在御鑄兼行也成  
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  
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  
故曰息我！先生耶

不見物瞽者眼無睛眇無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  
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  
彩青黃亦不愛好負自顏色聲意而遭堯黷  
馴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義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

在鈇錘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疏無莊古之善人為聞道  
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耳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  
羞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守唯故不勇其力也  
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鈇鑿  
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  
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鈇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  
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庸詎  
自然造物在鈇冶之間斯是有修學治殿之義也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黷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耶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

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黷補劓而乘  
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

乘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疏遭仁義是非殘傷情

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劓息黷令我改過曰新乘可成  
之道隨夫子以請益耶乃欲弄而不教恐非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疏意嘆聲也至

乎吾師半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

亦無為愛於其間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  
也安所寄其仁義知為汝畧言其要即吾師是也整

口義云吾師乎以下數句  
方見許由篇名大宗師  
字不為義不為仁言無為  
而為自然而我無忘  
故不得以世名之

口義云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進道妙

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  
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  
躬服仁義耶此畧為意而說息黜補削之方也 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也新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  
非巧也疏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  
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  
載而以道為源眾形彫刻咸資造化因稟自然故巧名  
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此所遊已遊於不為而疏  
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師於無師也

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以損  
此則物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仲尼曰何謂  
也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

也疏既言益矣曰回忘仁義矣疏忘兼愛之仁遺裁非

謂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  
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疏仁義已忘於  
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也疏理漸所解心

尚淺所他日復見曰回益矣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且  
以猶未 新收更復見所言進益  
列在 曰何謂也疏所言益者無曰回忘礼条矣疏礼者

之首樂者滯蕩之具 曰可矣猶未矣礼者形体之用条  
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具未若忘其疏虚心漸可猶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謂也疏並不異 曰回坐忘矣疏虚心無著故能端坐而

口義云坐忘之說乃堯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

隨許規及徐待果及

口義云離形隨取也夫  
智聰聰明也大通即大道  
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春  
作聖春即通也坐忘二字  
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

仲尼蹶然曰何謂坐忘

子及崔云變色也

蹶然驚悚自也忘遺既深故  
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

何顏回曰隨肢體黜聰明

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  
之用本於心盡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

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

大通此謂坐忘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之忘  
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

天地然後曠然與變

疏 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力  
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則離

化為形體而無不通也

於於形體下一虛假此解隨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  
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

之益謂之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無常物不同則未嘗不  
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

哉化則無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  
疏 既同於大道則無是  
所適故無常也非好惡冥於變化故

口義云此段尺言實達  
自合此語出這般說話也

不執滯而果其賢乎也請從而後也疏 果決也而汝  
守常也定是太賢也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  
之是丘所願焉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與與子乘

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乘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  
之天理而自余耳非相為而後往者也 疏 兩經二  
為霖殆近也子乘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  
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也

至子乘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疏 任堪也趨卒疾也子乘  
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開父母為是人天此  
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卒余設詠也 子與入曰

口義云若歌若哭者力窮  
而其聲言言無力聲不用  
詞意是也歌得不心理  
故曰趨舉

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卒余設詠也 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疏於死生心於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惡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

無為之者也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莊子內篇大宗師卷第六

桂山品主

